

客家文脉【花地·围龙】

云山深处话梅州

(一)

梅州自古多山，素有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之说。据史料载，“其地独多山，周罗森列者不可尽名也。若夫发脉雄远，环卫重叠，多灵异之境……”。梅州地处五岭山脉以南，地势北高南低，由武夷山脉、莲花山脉、凤凰山脉组成，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有140多座，其中粤东第一峰铜鼓峰，海拔高度1559.5米，雄奇壮观，粤东屋脊，比东岳泰山还高；阴那山位于莲花山脉的北部，呈东北—西南走向，绵延300余里，名播闽粤，秀甲潮梅，与罗浮、南华鼎峙齐名，并称“粤东三胜”；大埔西岩山，险峻处千仞壁立，雄奇处莽莽苍苍，秀美妩媚，幽深险峻，形态各异。还有明山嶂、项山嶂、五指石、凤凰髻、七目嶂、九龙嶂、清凉山、八乡山、皇佑笔等等，山山耸立，云海壮丽。

越千山，梦想依旧。作为梅州本土人士，因为热爱乡村、热爱自然、喜欢客家文化，经常行走客家乡间、村寨江田，翻越山岭，登高望远。梅州古称嘉应州，逢山开路，千家万户农民走向致富奔康的道路。五月的山岚，漫山的

必有客，无客不住山。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千百年前，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，经长途跋涉，自然会选择这些地方安居。先祖在山地里开荒，种果、生活、繁衍生息，躬耕于沃野，薪火传承。

青山浮云外，绿水茅舍前。梅州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居住地，古时山区人口较少，丛林密布，古木参天，青山碧黛，白云缈缈，飞禽走兽种类繁多，自然资源丰富，他乡即故乡。他们用勤劳和汗水，耕耘未来，书写不朽传奇，在一座座大山里面、在一片片不毛之地，播种五谷和文明、建起家园和村落。

(二)

梅州人勤劳，靠山吃山，耕山种果。梅州是典型的山地城市，全市陆地面积1.59万平方公里，三分之二是山地。外地人初到梅州，看到周围到处是山，第一感觉是山多。正是这些连绵的山脉，造就了梅州的地理和人文。

梅州人耕山种果，通过山地开发，千家万户农民走向致富奔康的道路。五月的山岚，漫山的

李子、杨梅等果树硕果累累，山坡上连片的茶园也长满了新芽。梅州大山，有两样东西特别多，一是茶叶，二是柚子。高山云雾出好茶，梅州茶叶的种植历史悠久，可追溯到唐宋五代，距今上千年。客家茗茶茶历史久远，客家人对茶情有独钟，对种茶、喝茶、品茶的爱，成就“茶乡”美名；梅州柚随客家人南迁开始种植，其中沙田柚引种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已达上百年。青山夹道，穿村过镇，如果是春天，柚园连绵，花香袭人，山里有枇杷、春笋、红菇、三华李；如果是夏天，山里有圆圆的西瓜，有荔枝、龙眼、芒果、百香果；如果到了秋天，有葡萄、山楂、香蕉、橘子、橙子、柚子，丰收季节是山间最诱人的景致，冬天有地瓜、花生、雪莲果、杨桃等。梅州地处中南亚热带过渡地带，气候温暖，雨水充足，茶叶水果生产先决条件优良，再遇上勤劳的梅州人，使这里一年四季瓜果飘香、物产丰饶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作为农业大市，梅州地处粤北生态发展区，一直以来农业资源厚实、禀赋突出，农产品种类丰富。

富。目前，梅州形成了以梅州柚、嘉应茶、客都米、平远橙、寿乡水等区域特色优质农产品为龙头，花卉、蔬菜、南药、禽禽等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，为山区发展带来机遇。

(三)

梅州山河多锦绣，岭谷相间，客家人刻苦耐劳，他们在崇山峻岭中辛勤劳动、节俭生活，尤其客家妇女“鸡鸣起汲水，日落犹负薪”，承担着各种繁重劳动。她们艰苦卓绝、吃苦耐劳、毅力惊人，为世人所赞叹。

每一条山坑都是一处故事。梅州山多地平，有许多房子都建在山里，对于故乡的记忆，都藏在这些房子里。也正是山的坚韧伟岸造就客家人的性格：勤劳善良、耕读传家、怀抱四方之志，不论从商、从军、从政或出洋谋生等，皆富有开拓进取精神。

在崇文重教、勤勉好学的熏陶下，许多人走出大山，取得丰硕成果，推动各项事业发展。梅州也是华侨之乡，哪怕是一些很平凡的客家村落，也能听到“下

南洋”的故事记载。当年，客家人一条裤带走出山门，在异域落地生根，奋发图强，成就大业，他们在一个个更宽广的世界里，与时代的脉搏深切互动，继而名动天下和回报故乡。

如今，客家人已繁衍了近一亿人口，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和声望。

路通财通，高山云动，了解梅州，爱上梅州。随着交通条件不断改善，高铁、航空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，这里不再是难以进入的畏途，而是自然风光优美、生态环境良好的“世外桃源”。地因山而含灵，城因山而增秀，人因山而殷实。

蓦然记得远在印度洋的根哥，每次回到家乡，总是邀我们一起去进山，感受山中的粗犷，群峰竞秀，壮志凌云。他说住惯了大海边，经常就想起大山，想起大山里的土特产和梅菜干的味道。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山海联动，方能走出更远。借用宋代著名诗人苏轼的诗句“望眼尽从飞鸟远，白云深处是吾乡”。云山深处的梅州，正是多少游子梦里的家园。

远去的梨树林

□陈俊权

有趣的客家团靓

□蔡巧玲

老家村东头的琴江河边，有一大片的梨树林，南北走向，沿河畔一路延伸。河岸边土地松软、湿润且肥沃，为梨树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。梨树受此大自然之“恩惠”，自是不负众望努力回报，每年都是硕果累累。

曾经，梨树林是我孩提时代的乐园，在那里，我度过了许多快乐无忧的时光。

阳春三月，草长莺飞，梨树先长出嫩绿的叶子，继而开满了白色的梨花，看上去到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。那时，我自然还不能把眼前景象与岑参的著名诗句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联系起来进行赞美，甚至是不太关注那满眼的白色世界。但是，春暖花开时节的到来，让在寒风中瑟缩了一冬的我和小伙伴们放飞了心情，放飞了身体。我们脱下厚衣，“轻装上阵”，沐浴着春光在梨树园里尽情地玩耍。一阵阵欢乐的叫喊声，穿透梨树茂密的枝叶直冲云天，似乎要将头顶上的梨花全部震落。

进入夏天，梨花落去，数不清的梨子挂满枝头，看上去都是“小不点儿”。这时候，悄悄地孕育于地下的蝉再也不甘寂寞，迫不及待地要爬出来面对梨壳了。黎明前，它们钻出地面，悄悄地把铠甲一样的蝉壳蜕在梨树的叶子乃至树干上，然后或留在梨树林里，或飞到别处，整天不厌其烦地吹拉弹唱，“乐曲”单调而又乏味，全然不管他人喜不喜欢。它们遗留在梨树上的“铠甲”，就成了我的“战利品”，等着我去“缴获”。

客家人把猜谜叫作“团靓”。在那个没有幼儿园，没有收音机、电视机的年代，孩子们常常跟着长辈去田头地尾，猜谜活动就掺在日常生活中，大人随时随地有感而发，小孩子则在“触景生情”中顿悟。

记得我五六岁时，有次跟祖母上山放牛，时值当梨（山稔子）成熟的季节，祖孙俩在摘当梨子时，祖母忽然说：“我做个谜（谜）畀你团（给你猜）：一个翻锣（生铁煲）五只耳，放条番薯搭野（一把）米。说的是什么？”我答不上来，祖母就让我看手上的当梨子像不像翻锣。我这才认真观察：当梨子不但像翻锣，而且还有“盖”，周边是有五只耳（瓣）。再掰开当梨看，中间确有一条番薯（果心），周围有很多米（籽）。从此我不但记住了这条“靓”，还记住了当梨子的结构。

夏天，我也会跟着祖母到河滩放牛。牛悠闲地吃草，我在沙滩上玩沙，祖母则坐在竹丛下乘凉。一次忽然下起雨来，我赶快跑到祖母身边，戴上笠帽（斗笠）又走到雨中，伸手去接雨水。祖母把我叫了回来，然后问我：“千条线，万条线，落到河里都不见。是什么？”这回我一下子就猜对了。

一次去小伙伴家里，看见她祖父用竹筒抽油烟（将一条约2尺长、连头的小竹子中间的节打通，竹头上挖个洞塞进烟丝），老爷爷悠闲地吐着烟圈，笑眯眯地问我：“阿玲妹，你知道‘靓靓靓，火烧脚头（脚柄）’是什么吗？”我笑嘻嘻地指着他的竹筒说：“我当然知道啦，你不是正在烧‘脚头柄’吗？”

在秋风送爽的夜晚，一大群孩子正在大门口周边玩捉迷藏，忽然看见老叔公拿出一个大柚子，便一窝蜂地围上去。老叔公一边开柚子一边问：“半山树上吊蒲瓜，蒲瓜肚里包棉花，棉花肚里包梳子，梳子肚里包豆芽。这是什么？”孩子们就会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柚子！”

客家谜语除了猜动植物用物等，也有不少字谜。同学间猜字谜在提示时，有人还常常会乘机调侃一下，如：“一点一横长，一撇下西阳，西阳有饼卖，两分钱一块。”如果人家猜错了，就会说：“你没病吧？再想。”其实已露了谜底“病”字。又如：“东西南北南北路拖（迢迢），八仙过海背大刀，一子一女共下脚，竹头生来比天高。”猜四个字。如果对方猜不出来，出谜者就会故意哈哈大笑地说：“十分好笑。”对方不解地问：“猜不出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好笑好笑，十分好笑！”其实谜底就是“十分好笑”。

客家谜语除了形象生动，也比较押韵，念起来朗朗上口，故孩子们都很喜欢。这些谜语，我让女儿猜过，也给外孙猜过。不过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孩子们已经拥有了自己喜欢的各类书籍，加上科技的发展，电子产品普及，可以明显感觉到，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对“团靓”津津乐道了。



梅州

文苑

美丽清凉山

赖俊权

新铺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

曾